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戏剧影视卷

舞白与影像的变幻

周斌
编选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戏剧影视卷

舞白与影像的变幻

周斌
编选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舞台与影像的变幻/周斌编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戏剧影视卷)

ISBN 978-7-100-15475-8

I. ①舞… II. ①周… III. ①戏剧研究-文集 ②影视
艺术-文集 IV. ①J8-53 ②J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68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舞台与影像的变幻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戏剧影视卷

周 斌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75 - 8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2.5

定价:62.00 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梳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为庆祝“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所策划的丛书《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源流，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作者语言表述、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文稿原貌。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特此说明。

编辑部

2017年11月

目 录

戏曲研究

元代南戏剧目和佚曲的新发现

——介绍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	赵景深	003
明代的民间戏曲	赵景深	014
明代曲论中的悲剧意识	袁震宇	041
流落欧洲的三种晚明戏剧散出选集的发现	李 平	053
《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	章培恒	073
略谈明清诗文阅读与曲学研究	江巨荣	085
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	黄 霖	100
汉代散乐、百戏与汉代俗乐运动	陈维昭	115

话剧研究

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	洪 深	135
《雷雨》三题议	邓逸群	150
论老舍的戏剧观	唐金海 周 斌	163
论夏衍剧作的情趣美	周 斌	174

舞台与影像的变幻

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戏剧	梁燕丽	190
袁牧之早期戏剧活动初探	杨新宇	209
开拓者的贡献		
——洪深教授传论	孙晓虹	225

电 影 研 究

中国电影文学的传统与贡献	周 斌	245
小说电影化是电影改编的原点	梁永安	264
台湾电影的生态学意义		
——以侯孝贤、蔡明亮为例	张芙鸣	271
同质化、技术反智与拜金主义	杨俊蕾	282
惨遭埋没的电影杰作《王老五》	杨新宇	290
国产惊悚片的叙事困境与突围策略	龚金平	301
简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台湾电影女编剧的创作	孙晓虹	313

电 视 研 究

强化艺术真实 注重创新探索		
——关于新世纪国产谍战剧创作的艺术断想	周 斌	325
融于精致电视语言中的震撼与深思		
——评电视剧《朱元璋》	龚金平	343
编后记		350

当代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与思考

戏曲研究

第 12 卷

.....

元代南戏剧目和佚曲的新发现

——介绍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

赵景深

我在《元明南戏考略》一书里写过一篇《元明南戏的新资料》，介绍清初张大复的《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六册抄本（据一厂1944年所发表的《寒山堂曲谱》一文）。我那篇文章的末尾说起：“一厂先生说，预备将这抄本南曲谱出版，这正是我们所热烈盼望着的。因为既有‘总目’，必有残文，由此，我们又可获得不少的南戏材料了。”现在距离一厂发表该文的时间已经相隔十五年，这抄本一直不曾影印出版；听说北京大学录副一部，我还不曾见到。但是，在去年，我却由于路工的介绍，向傅惜华把另一抄本《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三册五卷残本给抄了一份，虽还不全，但十五年来愿望一旦得偿，却是非常高兴的。并且，这部残抄本与一厂所提的李盛铎藏本和孙楷第藏本字句间似乎都不尽相同，足资比勘，可以说这是这部抄本的可贵之处。根据一厂的介绍，与孙楷第藏本比较傅惜华藏本卷一的仙吕、卷三的大石调、卷四的小石调、卷五的黄钟宫，均为孙本所有，不过卷二的正宫，却为孙本所无；孙本所有的中吕、南吕和双调的四分之一，却是傅本所没有的。孙本的黄钟宫还有《犯调总论》，也为李本和傅本所无。

一厂说：“谱中多引范文若、李玄玉、孟称舜诸人传奇文。……范、李、孟皆崇祯、顺治间人。”可能这是错误的。因为，据此谱凡例第二条云：“此谱不以旧谱为据——力求元词，万不获已，始用一二明人传奇之较早者实之。若时贤笔墨，虽绘采俚藻，不敢取也。”我所看到的傅本根本就不曾选用范、李、孟三位的任何一支曲子。此谱的重要性即在于保存不少较古的剧本的剧目和佚曲。它主要以元代南戏和元代南散曲为主，明初南戏引用得极少。

下面就分叙剧目和佚曲两项。最后还附论元代的南散曲和张大复的曲话。

二

《寒山堂曲谱》卷首有《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七十种，其中二十四种已在我的《元明南戏的新资料》中叙到。这里要补充下列三点的说明：（1）所有的“敬仙书会”和“史九敬仙”实为“敬先书会”和“史九敬先”之误抄；这样，史九敬先当另为一人，就不会被误会为武昌万户的开国元勋史九敬仙。他是书会里的才人，犹之柯丹邱不是柯九思或丹邱生（朱权）一样。（2）《风风雨雨莺燕争春记》的说明，开端应补一句“雍熙乐府第六种”。（3）《金银猫李宝闲花记》，我一定要作《金鼠银猫李宝闲花记》。因为按照神话的惯例，一物克一物，猫能克鼠；《书生负心》套云：“陈留李宝，银猫智伏金天神。”这金天神应该就是金鼠。此外，《江雪舟记》下，应补“一字不易”四字；《西池宴王母蟠桃会》，“蟠桃会”应作“瑶台会”；《罗惜惜两美更夫记》，“罗惜惜”应作“薛惜惜”；《韩湘子三度韩文公》，“韩湘子”应作“韩公子”。

未曾叙及的四十六种，如已有传本的《破窑记》《牧羊记》《精忠记》《黄孝子》《杀狗记》《琵琶记》《八义记》《拜月亭》《寻亲记》《张协状元》《金印记》《古城记》《珍珠记》《胭脂记》等十四种都有全称的剧名，有的还有值得注意的按语：

（1）《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盛世群贤雍熙乐府》六种之第三种。）

（2）《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江浙省务提举大都马致远千里著，号

东篱。)

(3)《岳忠孝王东窗事犯记》

(4)《黄孝子千里寻母记》

(5)《杨德贤女杀狗劝夫记》(古本淳安徐嘏仲由著。今本已由吴中情奴、沈兴白、龙犹子三改矣。)

(6)《蔡伯喈琵琶记》(东嘉高明著,字则诚,著《柔克斋集》,传奇之首。古本比今本多两出。明周藩刻本。)

(7)《赵氏孤儿大报仇》(明徐元改作《八义记》。)

(8)《蒋世隆拜月亭记》(吴门医隐,施惠,字君美著。武林刻本已数改矣。世人几见真本哉。五十八出。按察司刻。)

(9)《周羽教子寻亲记》(今本已五改:梁伯龙、范受益、王陵、吴中情奴、沈予一。)

(10)《张协状元传》(吴中九山书会著。)

(11)《苏秦传》(沈采改作《千金记》。)

(12)《关大王古城会》

(13)《高文举两世还魂记》

(14)《郭华胭脂记》

以上,须说明下列三点:(1)马致远字千里,是前所未知的。他作南戏《牧羊记》,似不可靠。这是沿袭吕天成《曲品》的错误。《曲品》中“妙品二”即《牧羊》,注云:“元马致远有剧。此词亦古质可喜,令人想念子卿之节。梨园演之最可玩。”马廉的《录鬼簿校注》也据《曲品》在马致远条下补入《牧羊记》。(2)《杀狗记》的四位作者和《寻亲记》的五位作者大都是前所未知的。以前只知道徐嘏作和冯梦龙(即龙子犹,不作龙犹子)改《杀狗记》以及王鏊(不作王陵)改《寻亲记》。吴中情奴不知是否王百谷,曾作有杂剧《相思谱》九折收入《盛明杂剧二集》。由此或可肯定徐嘏是《杀狗记》的作者,他是元明间的剧作家。(3)《琵琶记》所多的两出当即我在《元明南戏考略》上所录的那两出。《拜月亭》今本四十出。五十

八出本却是从未见过的。不知天壤间还有机会能见到这个本子否。

剩下的三十二种,可说全都已收入《宋元戏文辑佚》,只有一种《席雪餐毡忠节苏武传》和一种《诈妮子调风月记》需要加以说明。前者特别慎重地注明:“与前《牧羊记》不同,今多混为一。此亦钮丈所假,只十五出,戏文之至短者也。”但是,实际上就是《南戏拾遗》所收录的《现团圆桂轮》。我曾在《元明南戏考略》面10—11疑为散曲,同意冯沅君等的意见。因为《南曲九宫正始》注明,有三曲出于《遏云奇选》,明书“元散套”,有二曲明书“明散套”。现在张大复却说这是钮丈(钮少雅)借给他的《苏武传》,说得千真万确。究竟谁的话对呢?像《琵琶记》中秋赏月那样,倘若未见原书,可能也会当作散曲的吧?为了谨慎起见,现在我对这问题,只好存疑了。至于《诈妮子调风月记》,却与《风风雨雨莺燕争春记》分列为二,显然二者不是一个剧本。这也是很难分辨的。

其他三十种中,有十种剧目名称较长,或有所不同,但都没有附上说明。这十种就是:《孝感天王祥卧冰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朱买臣泼水出妻记》《鬼判何推官传》《贾充宅韩寿偷香传》《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薛云卿偷赠锦香囊记》《陈叔文负心金钱串记》《郑孔目风雪酷寒亭记》《苏小卿西湖柳记》等。

现在只剩下二十种了。其中有四种见于《百二十家戏文全锦》,那就是《史弘肇》《王子高》《岳阳楼》《司马相如》,还有一种《江流和尚陈光蕊传》,注云:“与旧本《百二十家南戏文全锦》不同。”二十五年前就听说张牧的《笠泽随笔》里有《百二十家戏文全锦》的目录,但我至今还不曾见到,也颇为系念。还有《章台柳》和《蒋兰英》是剧名较短的。

还剩下十三种,都有说明,录在下面:

- (1)《风流李勉三负心记》(史九敬先、马致远合著,《雍熙乐府》第四种。)
- (2)《唐伯亭》(此本从里丈钮少雅处假来,前明内府官抄也。)
- (3)《开封府风流合三十》(此亦钮丈抄本。)
- (4)《王魁负桂英传》(戏文之首,南宋人作也。惜不全。)

- (5)《孟月梅写恨锦香亭记》(近有小说,同一事故。)
- (6)《乐昌公主破镜重圆记》(中州韵有《乐昌分镜》,南宋人曲也。)
- (7)《张资传》(李元玉一笠庵藏本,即《鸳鸯灯》。)
- (8)《李亚仙诗酒曲江池》(明郑若庸改作《绣襦记》。)
- (9)《子母冤家》(明官抄,一笠庵假来。)
- (10)《贞节孟姜女》(极古拙。)
- (11)《王仙客无双传》(墨憨斋赠本,与《明珠记》完全不同。)
- (12)《裴少俊墙头马上目成记》(曲白俱美,心才人手笔也。大人已付梓,章邱李中麓公手抄本也。)
- (13)《崔护谒浆记》(隆福寺刊。)

以上这些剧目的说明使我很感到兴趣,我要说明下列两点:(1)以前我所不知道的《雍熙乐府》第三、四、六种,现在都知道了:第三种是《吕蒙正风雪破窑记》,第四种是《风流李勉三负心记》,第六种是《风风雨雨莺燕争春记》。十五年来的疑问,一朝解决。(2)清初张大复编纂《寒山堂曲谱》的时候,钮少雅还藏有明内府官抄本《唐伯亨》和抄本《开封府风流合三十》,李玉藏有《张资传》和明官抄本《子母冤家》,冯梦龙有《王仙客无双传》,想来也是抄本,李开先的手抄本《裴少俊墙头马上目成记》也保存到清初。这样丰富的元代南戏的抄本都保存了下来,真是令人神往。倘若能够保存到今天,那该多末好呀!只有《王魁负桂英传》注明“不全”,想来上举的钮少雅、李玉、冯梦龙等人所藏的抄本,应该都是全本了。

三

我曾经仔细地检对过傅本《寒山堂曲谱》和《宋元戏文辑佚》,凡并见二书的,都加以校勘,也翻检了《南曲九宫正始》,结果发现《寒山堂曲谱》为填谱者设想,尽量少用衬字。我不想在这里一一列举我详细比勘的结果,只在这里举一

个例,便可明白。我举的是《东墙记》里的《针线箱》:

为薄情使人萦系,终日把围屏闲倚。(病)恹恹顿觉贪春睡,一日瘦如一日。有时(待重)整(些)残针指,(我便)拈起东来(却)忘了西。香闺里,(闷)无言空对〔着〕针线箱儿。

以上录自《宋元戏文辑佚》面 197,但《寒山堂曲谱》却把“病”“待重”“些”“我便”“却”“闷”这八个字删去(以括号为记),还增加了一个“着”字(以□为记)。其他大多类此。有时字句间有异同,关系不大,也不琐碎列举。这里只举两曲改动稍多的。其一曲是《金鼠银猫李宝》中的《灯月交辉》,《寒山堂曲谱》卷五却题作《梅岭记》,当以《李宝》为是:

昨宵梦觉,听门外珍珠洒,渐觉无声坠万家。对良辰争似我,晚来时推起纱窗,欢笑处说些情话。休归也,那雪儿洋洋正下。(八句,四十七字)

但《宋元戏文辑佚》面 90 第四句却是“且开怀同欢宴乐”。第五句“晚”作“晓”,“纱窗”作“窗纱”。第六句作“观赏处同斟玉斝”。第七句“也”作“去”。第八句“洋洋”作“满空”。又一曲是《崔莺莺西厢记》中的《永团圆》,亦见《寒山堂曲谱》卷五:

夫人小玉都睡了,莫辜负此良宵。中天皓魄光如洗,底砌畔花阴绕。韶华易老,双径小庭花绣草。栋阁浸云表,风清露皎。山隐隐,水迢迢,闷把湖山靠。罗袜鞋儿小,云鬟乱,金凤翘。慢行休啰皂,只恐外人瞧。(十六句,七十八字。)

《宋元戏文辑佚》面 146 第二句“此”作“好”。第三句到第六句是:“望天外月如洗,看砌畔花阴绕。韶光半老,双岸小溪花绣草。”末句作:“惟恐怕外人瞧。”

《南词定律》和《九宫大成谱》多沿袭《寒山堂曲谱》。还有一些异文,《宋元戏文辑佚》已经根据这两部曲谱校过,我就不再根据《寒山堂曲谱》覆校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南戏《李玉梅》,《宋元戏文辑佚》面 72,引了残曲《普天乐》《雁过声》和《小桃红》。我却在《南九宫词》卷上页 13—14 发现了全套。套数分题是:《普天乐》《雁过声》《倾杯序》《玉芙蓉》《山桃犯》(相当于《小桃

红》)以及《尾声》。为节省篇幅起见,这里只录下《宋元戏文辑佚》未录的三支曲子:

〔倾杯序〕思着掩翠屏冷绛绡,寂寞向谁行告?捱几个黄昏,几番明月,几度青灯,和我知道。把归期暗数,宝钗划损,画栏雕巧,不由人不骂他做薄幸絮叨叨。

〔玉芙蓉〕金炉香篆消,宝镜尘埋了。数归期一夕又还一朝,薄衾小簟残钟晓,暮雨梨花魂暗消。我的相思病多应是命所招,算人心不比往来潮。

〔尾声〕凄凉运莫再交。但愿得鸳鸯会早,莫待秋霜染鬓毛。

《寒山堂曲谱》卷二录此套《雁过声》,注明是“元散曲”,从《凝云奇逸》录出,我相信是可靠的。《南曲九宫正始》卷二此曲称为《李玉梅》,不知何据。我断定这套是散曲,理由有三:(1)《李玉梅》未见他书著录。(2)《南曲九宫正始》既称《小桃红》见于元传奇《李玉梅》,又称此曲乃“明散曲”,见于《乐府群珠》,未免自相矛盾。(3)《南九宫词》只称此套为“旧词”。至于《吴骚合编》卷一称此套为李东阳的《闺怨》,似是随便挨派的,我也不曾听说李东阳还写过散曲。

我所发现的佚曲不多,《风风雨雨莺燕争春记》有佚曲两支,录在下面:

〔仙吕宫〕〔八仙过海〕乔柯挺干,记当时封号,不减朝班。蟠龙栖鹤,矫若势撑霄汉。千龄古柏堪并侣,五色云芝和露餐。逢华诞,翠靄庭闱,掩映斑斓。(卷一)〔大石调〕〔催拍子〕俏亭亭金莲卸芽,怯吁吁莺梭溜了,安排睡咱。咱咱咱咱,垓心……三叉。何处女菩萨,直恁多潇洒。从今去图霸,咱和你同战到京华。(卷三)

《王祥卧冰》,我也发现了一支佚曲,见《寒山堂曲谱》卷二:

〔正宫〕〔绿衫衫〕请起来,兄弟今朝情愿替着你。年少那曾晓世事。听响声好似虎声啸,双双就把绳穿了。

《秋夜月》中民间戏曲《卧冰求鲤》也有类似的曲文:“待王览替着哥哥卧鱼回。……忙将柳条穿将起。”

《关大王古城会》曲一支见《寒山堂曲谱》卷三，亦见《南曲九宫正始》卷二，惟未注明出处，且字句略有不同：

〔大石调〕〔摧拍〕受君恩身居从班，食天禄怎敢辞难。非同小看。看看看看，上京虚实，便往边关。漠漠平沙，路远天寒。一别后涉水登山，今日去也甚时还。

《南曲九宫正始》“天”作“君”，“辞”作“避”，“非同小看”前有“此行”二字，“看看看看”作“疾探”，末句无“也”字。

《元永和》也有三支。曲目上说是“洪武间一教谕作”，卷一录了《鹅鸭满渡船》和《赤马儿》各二支，卷二录了《泣秦娥》一支，却都说是“元传奇”，是否作者也是由元入明的作家呢？究竟《元永和》作于元末，还是作于明初，就无从证实了。现在姑且都录在下面：

〔仙吕〕〔鹅鸭满渡船〕钓鱼船随浪滚，（又一句）。傍水人家户半扁。时见天渐暝，（又一句）。边城戍鼓暮猿啼，教人越添愁闷。

〔前腔〕芦苇岸寥花汀，（又一句），能解闲行有几人？只见浪鸥眠未稳，（又一句）。水云深处，澄波数点，兀的不是野岸渔灯。

〔赤马儿〕数剪孤檠，照见幽栏独凭。听得几声离群雁，呀呀飞过沙汀。山寺送来几声金磬，人烟寂静。（合）我这时几觉清冷。

〔前腔〕絮琴再整，流水泠泠，高山绝顶，个中名利羽毛轻，（又一句），智者何劳弦上声。（合前）

〔泣秦娥〕此身若不去科举，浅耕深种，村落修己。养北堂萱草，啜菽饮水。须尽礼，向阶下戏舞斑衣。名缰利锁，闪得孤馆无依倚。恨海阔天高，难寄鲤鱼一纸。

除上列五曲外，《南曲九宫正始》卷二还有《花压阑》两支，《怕春归》《春归犯》以及《本宫赚》各一支，都是《元永和鬼妻传》的佚曲，看来是个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本事不详。